

葉 芜 柳 子

三 定 桩

山东省《三定桩》创作组

武 如 英 执 笔



236.527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封面画：王 珂 画

三 定 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2,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数 $\frac{3}{4}$

1974 年 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6 年 2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2349

定 价 0.08 元



三 定 桩

(莱芜梆子)

山东省《三定桩》创作组编剧

武如英执笔

人 物 陈大爷——六十岁，共产党员，贫农社员。

小 张——男，二十二岁，线路测量员。

陈大娘——五十八岁，贫农社员。

金旺妻——四十余岁，富裕中农。

[一九七二年秋。

[泰山脚下，某生产大队。陈大爷门前。

[大门设在舞台左侧，透过院墙可以看见住房一角，房后有一株柿子树，红柿累累。大门右侧设有小桌小凳。远山连绵起伏，烟囱、高压线塔隐约可见。稍近是层层梯田和扬水站，红旗飘荡。舞台的右后方，梯田壁下有几家住房，房后陡壁上有醒目的标语“大打矿山之仗”。

陈大爷 (内唱)

文化大革命战果辉煌一派红火，

〔陈大爷拿木桩上。〕

陈大爷 （唱）抓革命促生产捷报频传新事多。

山沟里开矿建工厂，

人来车往如穿梭。

推土机满山坡，

开山炮轰隆隆动山河。

如今山区大建设，

急修铁路跑火车。

测量队叫我当顾问，

跋山涉水不停脚。

反复预测两条线，

这木桩就在我门前楔。（欲楔木桩）

〔小张内喊：“陈大爷——”上。〕

小 张 陈大爷，你先别定桩！

陈大爷 啊？

小 张 咱们还要细商量！

陈大爷 咋啦？

小 张 西线也有人争着要求搬迁……

陈大爷 都是谁？

小 张 里头有个小矮个，别人管他叫金旺！

陈大爷 金旺？

小 张 就是他！

陈大爷 小张同志，你想想，咱反复预测了两条线。走西线，要经过青石岭、白沙川，开山架桥费时间，铁路通

车要等哪一天？只有东线这一条，不架桥，少占田，铁路通车能提前，早给国家做贡献，最符合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啊！

小 张 可是这条线，也有几户搬迁有困难，你家又有这新房子，怕的是大娘回来有意见！

陈大爷 小张，你大娘的工作我承担！修铁路，开矿山，咱贫下中农还能不带头搬！

小 张 好，那我去指挥部汇报。（下）

陈大爷 （欲定桩，若有所思。唱）

快修路早通车速定木桩。

测量员反映了新情况，

金旺家争西线值得思量。

平素里金旺是见利就上，

今日他争着搬迁有些反常。

必须向党支部汇报这新动向……

（定桩，发现暖水瓶）哟，同志们还没喝水哩，（提暖水瓶，拿碗，向内喊）同志们，歇会吧，快来喝水了！

（下）

〔陈大娘背包袱，拎篮子上。〕

陈大娘 可到家了！

（唱）到城里看闺女时间不久，

家乡里面貌新喜在心头。

学大寨，丘陵变梯田，

工厂进山沟。

渠道环山转，
清水滚滚流。
今年又是一个大丰收，
乐得俺心里悠悠悠。

他爹！他爹！这个老头子，成天忙的不沾家，又不知到哪里忙活去啦！（欲进门，发现木桩）呃！这是——

（唱）四四方方滑溜溜，
黄底红字写上头。

噢，我明白了！

（唱）老头子又在搞科学实验，
什么小麦、玉米和大豆。
你培育良种虽重要，
也不该，
实验田堵在这家门口。

好哇！这个老头子，竟把那试验田的牌子插到大门口了！绊绊拉拉的，我要不给你拔了那才怪呢！（拔出桩欲扔）哎！对！我还得叫他着着急哩！（进大门下）

〔陈大爷提暖水瓶上。〕

陈大爷 呃，木桩怎么不见了？这可是个线路中心桩啊！

（唱）中心桩，作用大，
一丝一毫不能差。
是哪个调皮孩子拔了去，

找回来赶快定上它。

(喊)哎,谁拔了木桩去了?是谁拔了木桩去啦?

[陈大娘从门口走出。

陈大娘 你喳呼啥?

陈大爷 噢,你回来啦?

陈大娘 昨天接到你的信,今天一早我就赶回来了!

陈大爷 那好,哎!我问你,你见那木桩子来吗?

陈大娘 你问那个木橛子?

陈大爷 你见啦?

陈大娘 见了!

陈大爷 是谁拔的?

陈大娘 我!

陈大爷 你?

陈大娘 在那里绊绊拉拉的,我早把它烧锅底啦!

陈大爷 你!

(唱)孩他娘你真胡闹,

好不该拔了木桩当柴烧。

你知那木桩多重要——

陈大娘 又不是你那地温表玻璃管,一个木头橛子——

(接唱)

值得你这么发急躁。

陈大爷 这是个线路中心桩啊!

陈大娘 那好,我去看看着完了没有。(下而复上,把木桩
扔给陈大爷)给你的宝贝疙瘩!

陈大爷 （接到怀里，喜悦地）这还差不多！这物件可不是闹着玩的。（欲将木桩楔于原处）

陈大娘 哎，你怎么又在这里胡楔打。你还嫌这里太利落？这回可不能依着你！

陈大爷 这个木桩还就得楔哩，要不怎么扯线？

陈大娘 扯什么线？

陈大爷 修铁路，跑火车！

陈大娘 跑火车？这么个木头橛子就能跑火车？

陈大爷 我是说，定准线，修好路，火车就从这里跑！

陈大娘 在这里跑火车？

陈大爷 对，就在这里跑火车！等火车一通，对国家的好处可大着咧！

（唱）火车道修进咱深山沟，
能加强城和乡物资交流。
送机器运农药发展生产，
促进咱学大寨年年丰收。
农产品副产品火车装运，
从此地装火车运往五洲。
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
咱山区更上一层楼。

陈大娘 你这么一说，那还真好哩！

陈大爷 这木桩？

陈大娘 噢！那得楔！

陈大爷 楔？

陈大娘 对，楔！

〔陈大娘与陈大爷各持小凳楔桩。

陈大爷
陈大娘 (合唱)

老两口，楔木桩，

陈大爷 (唱)二人一起再楔上。

陈大娘 (唱)铁路修在大门旁。

孩他爹，

陈大爷 哎！

陈大娘 (唱)你用力砸呀！

陈大爷 (唱)孩他娘，

陈大娘 哎！

陈大爷 (唱)你使劲夯！

陈大娘
陈大爷 (合唱)

欢欢喜喜楔木桩！（两凳相碰）

陈大娘 咋啦？

陈大爷 我砸结实它，若有人再拔可不好拔了。

陈大娘 俺可是不拔了。

陈大爷 哈哈！孩他娘，咱那小外孙都好吧？

陈大娘 都不离儿，胖的跟那牛犊子一样。临来时咱闺女说，过了年还叫我回去一趟哩！

陈大爷 那好啊！到那时你从这里上车就行了！

陈大娘 那火车路能修这么快吗？

陈大爷 那还不快？测量好，定准线，马上就动工！

陈大娘 那好！（看两边，再看木桩）呃？这火车路有多宽？

陈大爷 这一块宽不过十五米！

陈大娘 十五米？

陈大爷 五六三十，一六六，一五五……二百四的杆子也不
过十来杆子。

陈大娘 哟，那你还得量量哩！

陈大爷 你去拿根秫秸掐个尺码！

〔陈大娘下。〕

陈大爷 （唱）修铁路孩他娘喜气盈盈——

陈大娘 （持秫秸上）给！

（唱）孩他爹心里头热气腾腾。

陈大爷 （接秫秸，伸臂一量。唱）

但不知搬房子她是否能通？

陈大娘 （唱）孩他爹赶快量别再磨蹭。

量啊，快量啊！

陈大爷 好，量！（朝门口的反向作丈量动作）一二三……

（下。内声）十五米！（复上）

陈大娘 行啊，行。出门就上火车，还真行哩！

陈大爷 我看还不大行哩！

陈大娘 怎么啦？

陈大爷 这是个中心桩，咱只量了这一边，那边还有十来杆子哩！

陈大娘 啊！那边还有？

陈大爷 哎！

陈大娘 碰不到咱的房子吧？

陈大爷 谁知道，量量看呗，量到哪里算哪里！（朝门口的方向作丈量动作）一、二……

陈大娘 拐弯！拐弯！

陈大爷 拐弯就不准哩！（量进大门，下）

陈大娘 哎！（望，急）进大门了……到屋门口了！量到屋里去了。算啦！算啦！（下，拉陈大爷上）别量啦！

陈大爷 咋啦？

陈大娘 你糊涂啦！咱那屋里能跑火车吗？

陈大爷 高山大河都挡不住，咱这口房子还能挡住了吗？

陈大娘 事是死的，人是活的，就不会想个别的办法？

陈大爷 啥办法？

陈大娘 让那铁路拐个弯儿！

陈大爷 看你说的，这是鸡窝里拾鸡蛋吗？这么容易！又不是小胶轮车运个地瓜胡萝卜的，说拐弯就拐弯，这是火车！

陈大娘 这么说咱还得搬家啊？

陈大爷 你看，不搬家铁路咋修啊？

陈大娘 那——咱搬到哪里去住啊？

陈大爷 你看！矿上为了铁路提前施工，决定把那工人宿舍让给搬迁户啦！

陈大娘 上山住工人宿舍？

陈大爷 对，你收拾收拾咱准备搬家。（欲下）

陈大娘 你干啥去？

陈大爷 支部让我去通知晚上开座谈会，动员搬迁，会上你可要积极发言，带个头啊！（下）

陈大娘 他爹，他爹！唉！

（唱）老头子大事小事样样管，
整天价忙得脚不沾。
你管农业、管副业，
矿山建设也插言。
政治夜校你去讲课，
还兼着知识青年的辅导员。
这些事情你都该管，
俺从未嫌你管得宽。
搬迁是大事，不能看简单，
咱应该细盘算，想办法两顾全，
你不该家里的事情不傍边。（下）

〔金旺妻上。〕

金旺妻 （见木桩）哎，真定上了？（喊）老婶子！

〔陈大娘内应上。〕

金旺妻 看闺女回来了？

陈大娘 噢，金旺家，家来坐！

金旺妻 不啦，就在这里坐吧！老婶子，来家就忙活啊？

陈大娘 我回来搬家哩！

金旺妻 给火车让路嘛，还能不搬！说嘛，往哪搬？

陈大娘 那不是嘛，工人宿舍！

金旺妻 哟，就是那一排排的红瓦房啊？

陈大娘 是啊。

金旺妻 哎哟，看你这——

(念)新盖配房排两边儿，
玻璃窗子高台阶儿。
青石到顶的大堂屋，
多漂亮的小家院儿！

老娘子，你操办这个家多半辈子了，可不容易呀！

陈大娘 我也这样想啊！

金旺妻 就是嘛……老娘子你看那里一排排的，连个院墙都没有，家不成家，院不成院，有房子没院落，鸡狗鹅鸭往哪搁？以后你那屋里狗撕猫咬的可就热闹了！

陈大娘 这，还真是个事哩！

金旺妻 你再看——

(念)这果树是你亲手栽，
核桃柿子都是财。
见到钱，往外拽，
不是傻瓜就是呆！

陈大娘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俺可不计较那几个钱。

金旺妻 你不计较，别人可计较哩！

陈大娘 谁？

金旺妻 前些时候人家给您老二介绍的那个对象！

陈大娘 怎么她对搬家有意见？

金旺妻 当然喽，人家就是冲着您这火爆日子来的，你若搬

走，这就是拆的拆、扒的扒、砍的砍、杀的杀，等火车通了，儿媳妇也蹬了。

陈大娘 是吗？

金旺妻 看俺老婶子，我对你说过几次瞎话！今天我就是来通个信哩！

陈大娘 （自语）唉，这可咋办呢？搬家，媳妇就没了，可是大事啊！不搬，铁路可咋修呢……

金旺妻 怎么不能修？

（唱）老婶子你不摸头，

修路之中有情由。

铁路划了两条线——

陈大娘 两条线？

金旺妻 （唱）哪条线上都能修。

俺大叔他放着西线不让走，

偏把这木桩又楔到你家门口。

陈大娘 怎么，还有西线？

金旺妻 这还假？这木桩原来就在西线，俺大叔那个倔犟脾气上来了，非把线改在这里！

陈大娘 哽，放着西线你不修，偏在这里找别扭。不行，我这家不能搬，还得给他拔了！她嫂子，来帮帮忙！
（拔不出）

金旺妻 是叫俺大叔楔结实了，要没个镢头还真弄不出来哩！

陈大娘 我去拿！（下）

金旺妻 陈老头啊陈老头，过去你批评俺老头子，这不对来那不该！

(唱)俺不就是做了点小买卖吗？

你批评得俺灰溜溜的头难抬。

(念)今天我叫她拦住路，

看你怎么把头带！

(唱)逼着你把线改，

俺趁搬迁讲条件准能发个财。(下)

〔陈大娘上。

陈大娘 金旺家。(望)走了！我自己刨！(刨下木桩，扔在一旁，气下)

陈大爷 (内唱)

细走访我已把真相查明——

〔陈大爷拿柳枝上。

陈大爷 (唱)柳枝上反映了阶级斗争。

党支部研究后做出决定——

(扔下柳枝)啊！木桩！(珍惜地拾起，机警地看了看四周，接唱)

又是谁拔出来一旁扔！

孩他娘——

〔陈大娘气上。

陈大爷 这是怎么了？

陈大娘 告诉你，这个木橛子从哪里扛来的，再给人家送到哪里去！

陈大爷 噢，这木桩……

陈大娘 我拔的。

陈大爷 你刚才不是说再也不拔了吗？

陈大娘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这个家我不搬了。

陈大爷 为什么？

陈大娘 我问你——

（唱）听人说铁路划了两条线，

你自己硬要找别扭。

放着西线你不走，

为什么偏让铁路朝咱屋里修？

陈大爷 为什么？你知道，我给地主放牛二十年，山山水水都跑遍。那边是青石岭、白沙川，开山架桥费时间，国家还要多花钱。孩他娘，你想想，铁路怎能走西线？

陈大娘 孩他爹，你看看！

（唱）这果树可是俺亲手栽养，

现如今已结果又能乘凉。

房前石榴咧嘴笑，

屋后花椒喷喷香。

这棵柿树长得旺，

黄澄澄的柿子摘满筐……

陈大爷 哼！还有哩！

（唱）你还舍不得屋后小菜园，

山泉流水响叮当。

春种菠菜夏种姜，
秋天的黄瓜嫩又长。
一年四季不缺菜，
不用花钱又便当。

陈大娘 （唱）咱家里宽房大院多方便，
那工人宿舍没院墙，鸡狗鹅鸭哪里放？

陈大爷 （唱）说一千来道一万，
我看你呀！

一颗私心胸中藏。

陈大娘 什么？私心？

陈大爷 对，你就是有私心！现在日子过好了，你就整天围着家庭转，忙忙碌碌学习少，目光短浅看不远。你看看，革命继续在前进，社会主义建设大发展，咱要不搬家，就影响一大片，铁路修不成，咱们心不安！孩他娘，咱可不能当拦路虎啊！

陈大娘 什么，拦路虎？好啊，给我扣上帽子了。再来个绊脚石我也不怕，这个家我就是不搬！（气坐一旁）

陈大爷 你……唉！

（唱）她那里怒气冲冲一旁坐，
我需要冷静细琢磨。
一转眼她咋提出两线争夺？
这斗争绝非是家庭风波。
孩他娘，你心里想的啥我知道……

陈大娘 你知道就好！